

第十八種

南曲入聲客問

第十九種

在園曲志

第二十種

大成曲譜論例

第二十一種

易餘曲錄

第二十二種

樂府傳聲

新曲苑

冊四

南曲入聲客問

新曲苑第十八種

清錢塘毛先舒撰

腔變音不
變

客問子著南曲正韻。凡入聲俱入聲單押。不雜平上去三聲韻中。是已。然單押仍是作三聲唱之。如畫眉序單押入聲者。首句韻便應作平聲唱。末句韻便應作去聲唱。絳都春序單押入聲者。首句韻便應作上聲唱。豈非仍以入作平上去耶。則又何不仍隸入三聲中耶。余曰。此論極妙。然却又有一說。北曲之以入隸于三聲也。音變腔不變。南曲之以入唱作三聲也。腔變音不變。何謂音變腔不變。如元人張天師劇一枝花老老實實。實字中原音韻作平聲。繩知切。是變音也。一枝花第五句譜原應用平聲。而此處恰填平字。

平聲字以平聲腔唱。是不須變腔也。東堂老醉春風
 倘來之物。物字中原作務。是變音也。醉春風末句韻
 譜應去聲。而此處恰填去字。去聲字以去聲腔唱。是
 不須變腔也。若南曲畫眉序明珠記金卮泛蒲綠。綠
 字直作綠音。不必如北之作慮。此不變音也。畫眉序
 首句韻應是平聲。歌者雖以入聲吐字。而仍須微以
 平聲作腔也。此變腔也。其尾聲云可惜明朝又初六。
 六字竟作六字。不必如北之作溜。此不變音也。然畫
 眉序尾聲末句韻應是平聲。則歌者雖以入聲吐字。
 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也。此北之與南。雖均有入作
 三聲之法。而實殊者也。又北曲之以入隸三聲。派有
 定法。如某入聲字作平聲。某入作上。某入作去。一定
 而不移。若南之以入唱作三聲也。無一定法。凡入聲

字俱可以作平作上作去。但隨譜耳。如用轂字。而此字譜當是平聲。則吐字唱轂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。譜當上聲。則吐字唱轂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去聲。非如北曲轂字之定作古也。餘皆可推。此又與北曲殊者也。故混入三聲。則與北無別。且亦難于分派。如北曲法。竟廢却入聲。則四聲不完。所以別出單押之法。而隨譜變腔爲定論也。又南曲系本填詞而來。詞家原備有四聲。而平上去韻可以通用。入聲韻則獨用。不溷三聲。今南曲亦通三聲。而單押入聲。正與填詞家法脗合。益明源流之有自也已。客曰。子之說韻。微哉。尚已。抑何不更設一法。令歌者入作入唱。不變三聲。詎不善耶。曰。斯固事理之不得已者也。夫入之爲聲。詘然以止。一出口後。無復餘音。而歌必窈窕而作

長聲。勢必流入于三聲而後始成腔。是固自然而然。不可遏也。今試口中念一入字。而稍遲其聲。則已非復入音矣。況歌者必爲曼聲也哉。

客問北曲既可派入聲入三聲。南曲何故又難派入聲入三聲。曰。北之入作平上去也。方音也。北人口語無入聲。凡入聲皆作平上去呼之。卽如轂字。北人云呼爲古。北曲自應從北音。故中原音韻轂字以入當作上而音古。凡入聲皆然。此周挺齋氏之以入派歸三聲。非任臆強造也。若南曲自應從南音。南人呼轂與穀谷等音同。原不呼古。凡入聲皆然。原未嘗作平上去呼也。則南曲安得強派之入三聲哉。旣難強派。別無歸著。則自應更爲標部而單押矣。歌須曼聲。入便難唱。則自應隨譜之三聲作腔矣。斯理夫復何疑。

客問南曲入聲既可隨通三聲。則凡應用三聲者。皆可用入聲耶。曰否。音有四聲。而大段尤重平仄。上去入皆仄聲。凡用入聲。在曲頭腹者。止可通于上去二聲。若平聲。則不可以入聲代之。若以入聲押韻尾者。方可以平上去隨叶耳。然亦須相牌名。不得浪施。亦仍須用入聲部單押。不可與三聲通押。如北曲法。幽閨記胸中書富五車。山徑路幽僻。拜新月諸曲。皆入與三聲通押。是施君美作南曲。亦沿襲北曲之法。他家如此者亦多。然皆非也。君美春風紫陌齣。引子過曲。俱單押入聲。此得之耳。且余謂南曲入可通三聲。亦謂作腔耳。若吐字亦自須分明。豈可竟湊唱邪。

客曰。子著南曲正韻譜。以爲四聲咸備。今平上去皆有閉口音。而入聲獨無。何也。余曰。勢不可也。入之爲

入聲派入
閉口卽成
三截

聲。訕然而止。凡曲出字之後。必須作腔。若入聲而又閉口。則竟無腔矣。故三聲可用閉口。而入聲無之也。卽據詩韻緝合葉洽四部爲閉口入聲。而填詞則已雜通他韻。不專于閉口中互通與獨用。至元周德清皆隸入支思齊微歌戈家麻車遮諸韻。而不隸于侵尋監咸廉纖三韻者。亦此意耳。

客曰。南曲入聲旣可以唱作平上去。而此三聲原有閉口。則唱入聲者又何不可依三聲而收閉口歟。余曰。覈哉斯駁。然又有兩截三截之分焉。唱入聲不閉口。止是兩截。唱入聲閉口。便是三截。如質字入之。不閉口者也。唱者以入聲吐字。仍須照譜。以三聲作腔。已是兩截。兩截尤可也。若緝字是入之閉口者也。唱者以入聲吐字。而仍須以三聲作腔。作腔後又要收

入聲直喉
不收韻

歸閉口。便是三截。唇舌既已遽難轉折。而亦甚不中于聽矣。則廢之誠是。而又符填詞與北曲之例。尚何疑焉。

客曰。三聲之唱也。有吐字。有作腔。有收韻。亦是三截者。唱入聲者。獨兩截。且三聲既可三截唱。而乃謂唱入聲者。三截卽不便。何也。曰。又覈哉。然凡入聲之唱也。無穿鼻展輔歛唇抵齶閉口。而止有直喉。直喉不收韻者也。都無收韻。故止兩截也。三聲有穿鼻諸條。是收韻也。收韻。故三截也。有收韻而三截。所以曰原無收韻而收韻。是強爲之也。強爲之。故不便也。且三聲作腔。止就其本聲。故自然相屬。而不費力。入聲之作腔。必轉而之三聲。則費力。若更收韻。則益以不便。客曰。然。子著韻學通指。唐人韻四聲表。何以但曰入

詩詞曲韻
不同

聲無穿鼻抵齟韻。不曰無展輔歛唇閉口也。曰詩與曲不同也。曰然則柴氏古韻通何以標十四緝爲獨用。而合葉洽祇自相通無別通耶。曰余固云詩與曲不同。柴氏亦爲詩詞辭言之。而余爲曲言之。蓋聲音之道古與今自不無間殊云。

歌席解紛偶記附

酒客或作黃鶯兒首句云。纖手白于綿。卽席善歌者歌之。調白字不入調。却難上口。歌者頗精音韻。而作者又自負曲學。兩人辨之不已。余適入坐。叩知其故。笑謂歌者曰。此字譜當用仄聲。而白是仄聲字。作者非誤。但君守中原音韻太專。而不知通變于南曲耳。蓋南曲唱入聲與北曲異。北曲白字定作平聲。巴埋切。南曲白字不定作平。唱時但以入聲吐字。而作腔。

則隨譜之平上去三聲可爾。据譜。黃鶯兒首句第三字當用上聲。則白字當以入聲之白音吐字。而以上聲作腔。不應如北曲之唱作平聲也。今君泥北韻以唱南曲。故枘鑿耳。余語是已。又持南曲入聲客問共閱之。而俱爽然云。

南曲入聲客問終

跋

入聲之不通于三聲也。自古然矣。如度之入爲忖。度之度。告之入爲忠。告之告。厭之入爲鎮。厭之厭。準之入爲隆。準之準。使從入聲。逆而溯之于平聲。寧不大相徑庭乎。今毛君之論。隨其調之平仄爲平仄。則亦與余逆溯之說相合。但入聲有孤行而無平上去者。吾未如之何也已。然余于此竊亦有法焉。于數說牌名用之。則並不須改唱三聲。亦可安于入聲之本位而無難也。心齋張漸

在園曲志

新曲苑第十九種

清遼海劉廷璣撰

詞曲創始
於嘯

崑腔以外
諸腔

詞曲莫溯創始。近則考之嘯旨。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。母授南極真人。遞至廣成子。風后。嘯父。務光。堯舜禹。其說甚誕。後晉孫登蘇門一嘯。猶襲其傳。登仙去。此道湮沒不復聞矣。雖有權輿正舉十五章。十二法。徒具空文。心傳無授。究何益哉。迨風雅變爲騷賦樂府。五言七言詩體。化爲詩餘。及南北詞曲。而填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。亦存餽羊之義耳。

舊弋陽腔。乃一人自行歌唱。原不用衆人幫合。但較之崑腔。則多帶白。作曲以口滾唱爲佳。而每段尾聲。仍自收結。不似今之後臺。衆和作啾啾羅羅之聲也。

西江弋陽腔。海鹽浙腔。猶存古風。他處絕無矣。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。京腔。衛腔。甚且等而下之。爲梆子腔。亂彈腔。巫娘腔。瑣哪腔。囉囉腔矣。愈趨愈卑。新奇疊出。終以崑腔爲正音。

歌曲盛于唐之梨園。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。然當時所歌。以絕句爲樂府。而音律分別。乃有清平調。小秦王。竹枝。柳枝。雨淋鈴。憶王孫。伊州。涼州。陽關。各種之異。欲深考辨。別。杳不可得。清平一調。當時作者甚多。惟青蓮合拍。此中妙解。卽詢諸填詞與善歌老白相。亦莫一解也。觀旗亭佳話。歌一絕句。而龜年懷智輩。以衆器配之。六音皆叶。傾聽之下。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。宋專事詩餘。歌詩之道廢。迨元作北曲。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。明崑山魏良輔。能喉轉音聲。始

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。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。王元美詩所云。吳閬白面冶游兒。爭唱梁郎雪豔詞。今之崑腔是已。卽所謂南曲整本也。

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。曲皆一人始終獨唱。衆以白間之。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。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。至後龍子猶輩出。以南北間錯。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。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。如此不可枚舉。後更碎割諸曲。以成一曲。名曰某犯。或串合佳名。如金絡索。掛梧桐之類。總曰新增。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。亦苦道也。久沿不覺。習而安矣。然今日人盡薄填詞爲容易。而尊詩詞爲上乘。黃九烟周星云。詩降爲詞。詞降爲曲。愈趨愈下。愈趨愈難。嘗爲之語曰。三尺更須分上去。兩平還要辨陰陽。詩與詞曾有

是乎。

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。出高則誠琵琶之上。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。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。不類則誠口吻。當是後人竄入。王元美大不以爲然。津津稱許不置。晉叔笑曰。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。以予持衡而論。琵琶自高于幽閨。譬之于詩。琵琶杜陵也。幽閨義山也。比之時藝。琵琶程墨也。幽閨房書也。琵琶語語至情。天真一片。曲調合拍。皆極自然。真是天衣無縫。至于才人點染。淺深濃淡。何事不然。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。遂謂各一手筆乎。觀少陵詩。何法不備。何能不呈。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。

前人云。鄭若庸玉玦。張伯起紅拂。以類書爲傳奇。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。梁伯龍浣紗。梅禹金玉合。道